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 補遺 外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 外集 補遺

(四)

李德裕 撰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九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淒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川草樹人煙甚可憐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北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蔵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翦荆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杜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雖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衞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莅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橿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飇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己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衡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眞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牝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桃子朱杉龍骨闕二字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穉子金荊紅筆密蒙句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金松賦并序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卽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

枝似槿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蕊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詢其所來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敘其所自作此賦焉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美珍本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曩擢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肅肅可比於貞松其葉纖纖實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柏含春靄而蔥蒨映夕陽而的皪疑翠尾之羣翔若金潭之旁射雜爽籟於篁竹混品光於瑤碧奇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潛穎而莫覿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託根此地似在崖壁殊橘柚之不遷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植於園林永愛玩而無斁

靈泉賦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實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傅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爲神泉賦況潛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原注一作擬長虞所作偶成此賦

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實秋毫之可析其瑩若纖埃之映琉璃微蟲之潛琥珀玉瑕瑜而不掩鏡妍媸而盡覿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

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曩者方騁康衢。俄驚覆轍。泉色暫晦。含晶不發。又如塵掩懸黎。霧昏秋月。累夕而翳。盈旬乃澈。爾其脈引清泚。環帀荆扉。淪漣寫照。物色殊暉。孕蘋藻爲蒼碧。涵沙礫爲珠璣。歷長坂而鱗爛。度小山而雪披。若乃砥石於宇。析波入沼。凝虛白而透迤。浮縹清而繚繞。氣潤蘅蘭。色滋松篠。含逸響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菊。華豔芊緜。漬漪瀾而更馥。搖霽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靄秋煙。美楚人之餐英。慕胡公之飲泉。況復自亭徂溪。夤緣數里。懸瀑溜於碧潭。散浮湍於清沚。秉鷁舳以晨泛。聽菱歌而夜起。見蒹葭之始香。疑沅湘之在此。重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三徑未荒。萬木向榮。感棣華之零落。愴時鳥之相鳴。況閱水兮日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況余百齡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原注。自中書舍人及今。三參掖垣。清秋可悲。尚書十一丈鵷掖上寮。人文大匠。聊爲此作。以俟知音。

露華肅天氣。晶碧空無氛。霽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響作。由寂寞而音生。始蕭瑟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壑而憤起。臨悲谷而怨盈。朔鴈聽而增逝。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況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遽興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毀家蔡琰。降北李卿。聽朔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既慷慨而誰訴。獨汍瀾而流纓。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寫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泠。客有貞詞瀏亮。逸氣縱

橫賦掩漏卮之妙文同蟠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報之以瑤瓊

牡丹賦并序

余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斲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體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青陽既暮鶗鴂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惟翠華之豔爚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蘂紅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霄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霽丹萍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芝連葉鴛雛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翛忽擣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明豔未褪紅衣如脫朱草柯折珊瑚枝碎霞既燀而轉妍紅欲消而猶綷爾乃獨含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兮似人觀其露彩猶泫一作泣日華初照煜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美而自豔類河濱之窈窕逮乎的皪含景離披向風鉛華春而思蕩蘭澤晚而光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悅惚繁華遽畢驚寶雉之乍迴想江妃而復出望獻璠之玉俄以蔽光感懷珮之川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華之閱世非人壽之可儔君不見龍驤閈閎池臺御溝堂挹山林峰連翠樓有百歲之芳叢原注今京師精舍甲第猶有天寶中牡丹在無昔日之通侯豈暇當飛蓋之時始嗟零落且欲同樹萱之意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乙巳歲作。

弱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西圮陰難駐。東皋意尚存。慚逾六百石。愧負五千言。寄世知一作如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緜上隱。況近子平村。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暄。既一作雖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園。野竹多微徑。巖泉豈一源。映池方一作芳樹密。傍澗古藤繁。邛杖堪扶老。黃牛已服轅。只應將唳鶴。幽谷共翩翻。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疏。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閭。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儵魚。少室映川陸。鳴皋對蓬廬。張何舊寮宋原注：予與吏部，乃金門寮故也。相勉仕懸輿。常恐似伯玉。瞻前慚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菌桂秀層嶺。芳蓀媚幽渚。稺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魯。矧余竄炎裔。日夕誰晤語。眷闕悲子牟。班荊感椒舉。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鳥吟。方知倦羈旅。

早秋龍與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泫杭稻秀晚川杉松鬱一作蔚晴巘嗟予有林壑茲夕念原一作繁衍綠篠一作竹連嶺多青莎近溪淺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翦喬木粲淩苕一作霄陰崖積幽蘚遙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透迤清灘一作溪轉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茵一作茵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侍御金陵作

昔聞紅桂枝一作樹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平生愛此樹攀翫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爲羽翼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息來自天姥岑長疑一作凝翠嵐色芬芳世所絕偃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彫珠英粲如織猶疑翡翠宿想待鵷鶵一作鸞食甯止暫掩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巵冬思翫松雪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蕨坐思藤蘿密步憶莓苔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輟人生不如意十乃居七八我未及懸輿今猶佩朝紱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范蠡滄波舟張翰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器滿自當敧物盈終有缺從茲返樵徑庶可希前哲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禽慶潛名岳。鴟夷漾釣舟。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晝掩。竹徑寂無人。鳥起飄松霰。麏行動谷榛。應知一作惟應。禽魚侶。合一作得。與薜蘿親。遙憶平皋望。溪煙已發春。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十

思山居十首

清明一作寒食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百花氣飛泉與萬籟髣髴疑簫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嘗經伴一作坐隱淪紫芝呈一作餘幾曲紅蘚閟千春聊用支琴尾甯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巖遵

憶種菰時

尚平方畢娶疏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桂長枝徑閑芳草合山靜落花遲雖有菰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圖麟閣惟思臥鹿門無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客一作容身去幽山自灌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嵇康嬾今慚趙武偷登嶻未覺疾泛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捫蘿徧一邱

思鄉園老人

常羨華門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尚在山窗寢蘭氣入幽簾禽言傍孤枕晨興步巖徑更酌寒泉飲

寄龍門僧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爲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

憶藥苗

溪上藥苗齊丰茸正堪掇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味掩商山芝英逾首陽蕨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

原注南陽甘谷有菊水是湖廣飲者

憶村中老人舂酒原注有劉楊二叟善釀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巢燕銜泥疾蒼蠅挂網高閑思舂谷事轉覺宦途勞

憶葛勝一作藤木禪牀

憶我齋中榻寒宵幾獨眠管甯穿亦坐徐孺去常懸蟲網垂應徧苔痕染更鮮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

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始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翠岑當累榭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遊

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橫經起秋霧有時連岳客尚辨絃歌處自予去幽谷誰人襲芳杜空留古苔石對我巖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卽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樵蒸至平泉煙火新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爲關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黃梨葉紅伊川落日盡無風漢儲何假終南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鄉月復映碧潭生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卽事奉寄侍郎大尹

高秩慚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稺子帶經鋤竹徑難迴騎仙舟但跂予豈知陶靖節祇自愛吾廬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雪低喜君來白社値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遺榮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徑荒寒未掃門設晝長關不及鴟夷子悠悠煙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孤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松蓋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永懷桑梓邑衰老若爲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愁人惜春夜達曙想巖扉風靜陰滿砌露濃香入衣恨無金谷妓爲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自此並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墅開權籬懸落照松徑長新苔向夕亭皋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巖樹已青蔥吾廬日堪愛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礙遙憶紫藤垂繁英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建雙闕微茫認九原原注東望盡見萬安山南名臣邱壟殘紅一作虹映

羣樹斜日照輞轅薄暮柴扉掩誰知仲蔚園

西嶺望鳴皋山

高秋對涼野四望何蕭瑟遠見鳴皋山青峰原上出晨興採薇蕨向暮歸蓬蓽詎假數揮金餐和養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恨悽然念一邱巖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菌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知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紅桂樹原注。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後素合餘絢。如丹見本心。妍姿無點辱。芳意託幽深。願以鮮葩色。淩霜照碧潯。

金松原注。出天台山。葉帶金色。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照日含金晰。籠煙澹翠滋。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原注。出蔣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翠榦生巖下。金英在世間。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涼秋夜。嬋娥來暫攀。

山桂原注。此花紫色。英藻繁縟。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目鮮。臨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煙。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豈知幽獨客。賴此當朱紘。

柏原注。別樹經霜暫紅。惟此柏枝葉盡丹。四時一色。一本題作朱柏。

聞有三株樹。惟應祕閬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未若淩雲柏。常能終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芳蓀原注。生茅山東溪。陶隱居謂之溪蓀。花紫色。生淺水中。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紫豔映渠鮮。輕香含露結。一作潔。一作發。離居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流盃亭

激水自山椒。析波分淺瀨。回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甯愬羽觴遲。惟觀一作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

臨松蓋

東谿

近蓍東谿水悠悠起淥波綵鴛留不去芳草日應多夾岸生奇篠緣巖覆女蘿蘭橈思無限爲感濯纓歌

灩瀲

清沚雙鸂鶒前年海上雛今來戀洲嶼思若在江湖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西園

西園最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岑澹翠微曉翻紅藥豔晴裊碧潭輝獨望娟娟月宵分半掩扉

海石楠

昔見歷陽山雞籠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何幽茂霰雪詎能侵原注此樹枝葉密霜雪不侵煙嵐自相揉攀條獨臨憩況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剡與嚴湍潺湲皆可憶適來玩山水無此秋潭色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餐食

竹徑

野竹自成徑繞溪三里餘檀欒被層阜蕭瑟蔭清渠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焚魚

花藥欄原注花藥四時相續常可留翫

蕙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徑滿芳叢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自敍原注非尙子偏遊五嶽

五嶽徑雖深偏遊心已蕩苟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七十難可期一邱乃微尙遙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幕僚三字

嘉樹陰初合山中賞更新禽言未知夏蘭徑尙餘春散滿蘿垂帶扶疏桂長輪丹靑寫不盡宵夢歎非眞

累樹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掇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釣臺

我有嚴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倒影含淸泚凝陰長碧苔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髣髴獸潛行乍似依巖柱還疑食野萍茸長綠蘚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頓纓

海上石筍

常愛仙都山奇峰千仞懸迢迢一何迥不與衆山連忽逢海嶠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似一作慰我心亭亭

孤且直

疊石原注此石韓給事所遺

潺湲桂水湍激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聯疊波浪今來碧梧下迴出秋潭上歲晚苦蘇滋懷賢益惆悵

重臺芙蓉

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一作紫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淩風似雪飛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煙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觀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枻芬芳皆絕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煙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舴艋舟

無輕舴艋舟始自鴟夷子雙鬬挂朝衣五湖極煙水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塵滓

二猿

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閑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乘月原注。一作興。步秋坂。滿山聞石泉。回塘碧潭映。高樹綠蘿懸。露下叫田鶴。風來嘶晚蟬。懷茲長在夢。歸去且無緣。幽谷人未至。蘭茗應更鮮。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纔浮芥。中園已濫觴。逶迤過竹塢。浩淼走蘭塘。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鴈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原注。兗州從事所寄。

鷄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一作外。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遙知碧峰首。獨立煙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峰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漱寒流。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原注。揚州是斗牛分。還疑煙雨霽。髣髴是嵩邱。

羅浮山原注。番禺連帥所遺。

龍伯釣鼇時。蓬萊一峰坼。原注。裴淵廣州記。羅浮山是蓬萊邊山浮來。飛來碧海畔。遂與三山隔。其下多長溪。原注。茅君內傳。山下有七十二長溪。潺湲淙亂石。知君分一作介。如此。贈逾荊山璧。

漏潭石原注。番客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漆園書及此聞溪漏方欣驗尾閭大哉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美石勞相贈瓊瑰自不如釣石原注於谿人處求得

嚴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返伊川悠然慰衰疾

懷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一作日地不及有身歸羣樹秋陰徧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憶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薜蘿竹稍低未舉松蓋偃應多山溜隨冰落林鷹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十首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喧鳥至澌散躍魚多幽翠生松柏一作栢輕煙起薜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原注余赴金陵日辛夷欲開

昔年將出谷幾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清陰須暫憩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慇懃泛別巵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臘前開。雪映綠叢竹。香侵泛水苔。遙思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茲辰醉始迴。

憶藥欄

野人清旦起。埽雪見蘭芽。始畎春泉入。惟愁暮景斜。未抽萱草葉。纔發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賒。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掇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醒。松花飄鼎泛。蘭笑入甌輕。欲罷閑無事。捫蘿谿上行。

憶野花 原注。余未嘗春到故園。

惟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谷深蘭色秀。村迥柳陰斜。悵望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溪邊草更長。梳風白鷺起。拂水綵鴛翔。最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晚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緲嶺晴虹斷。龍門宿鳥還。牛羊平野外。桑柘夕煙間。不及鄉園叟。悠悠盡日閑。

憶新藤

遙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水似晨霞照。林疑綵鳳來。清香凝島嶼。繁豔映莓苔。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野老荷蓑至。和風吹草輕。無因共沮溺。相與事農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韋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閑謠紫芝曲歸夢赤松村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暄多慚孔北海傳教及衡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樵客語暫慰野人心幽徑芳蘭密閑庭秀木深麛麑來澗底鳧鵠徧川潯誰念滄溟上歸歟起歎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翦斷赤城霞潭上倒虹影波中搖日華仙巖接絳氣谿路雜桃花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四卷，消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原注：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飧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

酈孫。孝友莫盛於周公。酈孫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酈此而與。余謂漢祖建封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揚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

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尙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原注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淩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爰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愼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帝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拾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性好音樂。與宏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一作僻。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一作衡。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元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形。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

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先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寵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王莽簒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遽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遘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資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害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娛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鴝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原注：庾爲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便。所以不書。）以賈充邪僻。欲其疏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卽其子孫。所寄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淩替。纘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惟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非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惟衞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二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尙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踦撫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有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原注漢書稱因赦天下都

郤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惟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原注：世謂王劉之儔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己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己如昔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己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鷹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原注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辟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衞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

桓公得敬仲則與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愼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愼獨矣能懼顯覩原注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覩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人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爲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公孫宏留言李息莊周稱賊莫大於德爲一本無爲字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況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衞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能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

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愼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惑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原注。裴頠勸廢賈后。華答以庶可優游卒歲。傅亮贊謀徵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卽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鎭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邱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攖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惟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邱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如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氣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惟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甯。原注。紇干承基。爲承乾賊于志甯。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宏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厉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羈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鯨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衞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濫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慍其勇恩結其心雖裾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閎夭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顚覆可不痛哉昔衞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原注幼孺名敞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

人如是易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知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日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元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外感中寤屈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三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疏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衞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空原注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宏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宏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議謀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

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志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闔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列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卽宋廣平之維私也。原注。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旣深。思意愈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忽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原注。苻堅於五將山破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斃陳主之妹。終以隕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嬉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覩盧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乘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敍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一作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原注。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

韻。猶與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原注。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鞉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礲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人。亦不害國。惟異於人者。可以懼矣。原注。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與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稱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與蝀也。鸜鵒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鵜鴂集於魏沼。不用管甯之應也。是以鸛鴻來而師乙歎。鷾鳥至而賈生懼。戴鵀巢而張臻悲。微禽尚能爲害。況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酣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原注：僧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惟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羽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甯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知，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原注：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

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蠹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靦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惟恥不及。豈蜉蝣負蟻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哉。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詘謗。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實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

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塡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揚雄以榷酤興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宏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宏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疏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擣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宏恭石顯所以得蠹政矣。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僻。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故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鎭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於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思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作大字帝與之將軍資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灑然淚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稗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賂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靳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皆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

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撝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嚳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多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法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疏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

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傅藥而能報飛鴞食棗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灌漑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貲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餲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覩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鏦揬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四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呵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眞人。況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斧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慚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騫二篇。原注。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惟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

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惟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宏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黎藿由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不劌。怨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膺敏。幾可以成務。知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毚兎。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沈。而鸞翮長鑠。靈均之九死無悔。柳下之三黜非辜。既沒不瞑。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原注。此謂故臨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者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惟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抵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外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羣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生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賈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甯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羣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瑩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

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惟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徧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惟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

採之者尋石脈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奧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疏矣。昔人問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鸑鳳。邱墳之上生芝草。世人以芝草爲孝思所感致。深不然也。夫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淩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邱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晳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惟甘露降於松柏。縞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在郡時。原注。盧上名從。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鍠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元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瑞。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雊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無謂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在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衞卜協於沙邱。爲讖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澹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荊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原注。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灑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急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一

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惟再誦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自古衡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摩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强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惟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湣然則無能爲矣其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强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梁武論原注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肢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徵不有其寶必不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人生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閨位偏方不堪其弊以此徵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稱嬉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歊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煴涵煦

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沈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螔子垂於檐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扃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補遺一卷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邱壑往以時事來還宰旅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違父辟之望實有鎭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卽膺成制

與黠戛王書

皇帝敬問黠戛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表幷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藩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旣展輸忠之效頗明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言忠藎甯忘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錫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擧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旣平國家之山河不間旣爲鄰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聞行至中途卻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甯遠同族之譏嫌厚親鄰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頃以失國爲詞款塞相託朕以勳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知恩漸開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

干戈。時竊牛馬。朕爲全舊好。不下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勳。焚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國王遠聞。想同深慰。然猶恐奔竄尚有凶姦。又慮侵彼封疆。將復讎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鄰。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薦處士李源表

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恥。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憕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於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憕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麤同衆。寺之舊殿。則憕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絕意貪緣。迎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沈身無聲。處薄自頤。終老彌篤。且憕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陷。飆驅犨從。而憕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憕益勸。而源名銷迹滅。徵訪不加。實主於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況源嘗守沈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迹宣付史館。則

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懿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幷集懿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

請罷呈榜奏

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徧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虔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

論喪葬踰制疏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甿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

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以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故實不載者。令更條檢校官。令文不載。令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五品以下並請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儀則。其準敕試官。亦同九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以後。除升朝官見任官亡歿外。餘官去事前五日。須除將告語。或敕牒於本巡使呈過。判押文狀。行人方可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功。名傳遐邇。特敕優旨。準會典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本朝舊本例如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級。與判狀。其餘一物以上不得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幷門司同力。牽鈐。如有大段踰越。即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勘責。奉敕如過制度。不許尺寸事數。其假賃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即不問罪。仍付所司。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臣聞行險而言。闕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況僞必亂眞。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蚊。未譽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徵。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壅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僞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必也視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誡。比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蓁非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於篇首云。

詩

上巳憶江南禊事

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爲憶淥江春水色。更無宵夢向吳州。

北固懷古

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

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陸丞相象先。平陽齊幹。三賢皆爲此郡。

汨羅

遠誦南荒一病身停舟暫弔汨羅人都緣靳尙圖專國豈是懷王厭直臣萬里碧潭秋景靜四時愁色野花新不勞漁父重相問自有招魂拭淚巾

嶺外守歲一作李福業詩

冬逐更籌盡春隨斗柄回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訪韋楚老不遇

昔日徵黃綺余慚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題柳郎中故居

下馬荒階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發人聲絕寂寞山窗掩白雲

盤陀嶺驛樓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鴛鴦篇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尙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既逢解佩游女更値淩波宓妃精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違淹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遊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羅網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遊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

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閣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豔無人識江柳迭迤空自春惟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句

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　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颯歇半夜青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篠間萬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風精魂想在幽巖中霜夜聽小童薛陽陶吹笛　銀花懸院榜神撼引鈴縧題學士院　葳蕤輕風裏若衔若垂何可擬以上並事文類聚　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賦巫山神女見雲溪友議　牛羊具特俎武昌詩見東觀餘論　心悟覺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脞肉多壽長眉毫有懷甘露寺自省上人京口志　書空蹺足睡路險側身行德裕嘗吟此句云是先達詩附記見桂苑叢談　誰家幼女敲筋歌何處丁妻點燈織　魚蝦集橘帝　休咎占人甲挨持見天丁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　世上文章士誰爲第一人老生誇隱拙時輩毀尖新　溫瀠寒泉深百尺　奇觚率爾操諷諫欣然納

李衞公集三十五卷唐李德裕撰德裕字文饒趙郡人會昌元年自淮南復入相封衞國公衞公幼有大志恥與諸生同鄉賦元和初以父吉甫爲相避嫌不仕穆宗朝爲翰林學士雖屢遭讒外擯卒以忠悃結主知晉司綸扉當時馭外蕃制悍帥裹贊密勿制誥多出其手所著有姑藏集獻替錄辨

謗略、諸書世多不傳。四庫提要言。明代袁州刊本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而近日流傳明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共三十四卷。惟割裂錯訛。不可卒讀。且正集內間載批答。別集內時附和章。外集附入周秦行紀一篇。未免失檢。其論尤涉朋黨之見。他若資福院記、三聖記、大迦葉贊諸篇。率沿唐代崇信佛老之習。今悉從刪削。其卷數則仍明本之舊。又掇拾散佚爲補遺一卷。附於其後。其各本異同。間於集內附注一二。原本舊注。俱增原注二字別之。至與舊刻異者。則詳注於標目之下。公相業彪炳。初無藉文藝以傳。而凝然握管。展布無遺。雖曰才優而道絀。然方諸明代江陵。其相業雖若相似。而存心則公私判然矣。次柳氏舊聞。乃衞公述柳冕之語。提要亦嘗疑其多涉神怪。恐非實錄。平泉草木記多記述花木珍異。其果出衞公與否。未可知也。茲姑置弗錄云。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月上旬。深澤王用臣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外集補遺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德裕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童雲蓬 沈抱秋 王永榜 王模）